

諧

鐸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七版

新式
標點
諧

鐸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不准
照樣
翻印

編者 大中書局

校正者 陶樂勤

出版者 大中書局

分局 南京花牌樓
杭州羊頭門 大中書局

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九
如里七號

大中書局

諸鐸序

陶樂勤序

『安分守己，順時聽天。』此吾輩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之句也！然因功利之說盛，此二句遂目爲迂論；而實踐此二句者，非目爲呆徒，卽斷爲不長進之人。

知足不辱，急流勇退，爲立身之要道。而不自量力，獵等以求者，卒不免恥辱頻來，身敗名裂。試閉目以思，其例正比比是。

民國成立以來，歐美良法，僅得其皮毛；而「平地一聲雷」之思想，則如虎列拉之傳布於人人腦中。遂致政治中心，希冀非分者踵相接，成爲上等流氓民圖；獎券市場（如上海新老北門一帶），夢作富翁者肩相摩，儼如平民施粥處矣！

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然以余觀之，今日人人正坐其病，不守其戒。其煩悶，其痛苦，其致自殺者，正爲業由自作，無足寬恕者。

不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血衰者固宜於「得」字上，下一番功夫，痛自懺悔。而菁菁學子，尤須自量地位，正道而行。幸勿自蹈絕路，致歲月蹉跎，老大徒傷。其最足爲害者，莫如於性——片面的戀愛；莫如於名——炫耀的虛榮；莫如於財——幻想的金錢。

今日學子之思慮，由其通信及詞章而知者，多爲婚姻問題，金錢問題。試作各學生之言行錄，關於戀愛不自由，經濟之困難，其記載當占十分之九。是真不可已矣乎？

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是在自足；是在量力；是在安分；是在守己。』因自足可無辱；量力可精進；安分無徒勞；守己深學業。試取諧鐸而觀之，當思過半矣！

諧鐸之內容，事諧而我人之鐸也！其所戒者，非分之求，夸大之狂，幻想之利。事或非真，讀者足戒也。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崑山陶樂勤於滬西。

殷星巖序

予秉鐸祁昌，與贅漁大兄同事者三載。予之鐸，以無聲爲鐸；而贅漁以有聲爲鐸。予之鐸，以鐸爲鐸；而贅漁以不鐸爲鐸。蓋予不善諧，而贅漁以諧入鐸。故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諧者，并不覺其鐸也！雖然，天下大矣！鐸且不能遍徇，何況於諧。予曰：『干卿甚事？』贅漁曰：『舍我其誰？』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贅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木菩薩登壇說法，畢竟於意云何？』贅漁曰：『泥傀儡逢場作戲，也只與人同善。諧耶？鐸耶？其贅漁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鐸；而贅漁之諧鐸以鳴時。

乾隆辛亥仲秋下浣星巖愚弟殷傑。

韓藻序

莊生放達，秋水馬蹄；屈子離憂，女蘿山鬼。雖屬寓言之義，終非垂教之書。至若千寶搜神，齊諧志怪，更馳情乎幻渺，覺涉筆於荒唐。蜃漁大兄，夙負異才。近耽淨業，發菩提心而度世，運廣長舌以指迷。言則白傳談詩，老嫗亦參妙解；事則道元畫壁，漁罟盡樂皈依。有裨人心，無慚名教。藻初遊宦海，舊托名山。匏既繫乎同方，荆共班於一室。偶離案牘，笑啓巾箱；閒詣經帷，偷翻枕篋。得預元亭之祕，盡窺鄴架之奇。嗟乎！段成式之明經，諾皋垂記；董仲舒之嗜學，繁露名篇。惟得綆於真源，始扶輪乎大雅。文非妄作，事豈無稽？僕軼掌於簿書，乘五夜翻兔園之冊；君主持夫講席，借六經織魚網之詞。

乾隆重光大淵獻相月既望寅愚弟韓藻謹序。

諧鐸目錄

（錢目） 鐸 諧

陶樂勤序
殷星巖序
韓藻序
狐媚
虎癡
雞談
獼祭
蟻封
龜鑑
免孕
雉媒

屏角相郎
筆頭滅壽
討貓檄
祭蠹文
隔牖談詩
垂簾論曲
考牌逐腐鬼
妙畫代良醫
嬌娃皈佛
窮士扶乩
老面鬼

遮眼神
燒錄成名
讀書貽笑
鏡戲
帖嘲
一錢落職
兩指題旌
酒戒
色戒
財戒
氣戒

俠妓教忠

名妓沽名

能詩賊

繡伶盡孝

泥傀儡

識字犬

勾婦殉節

石叢鳳

有根女

營卒守義

上清宮除妖

無氣官

桃天村

森羅殿點鬼

鬼婦持家

荆棘里

蘇三

鄙夫訓世

惡饒

葛九

蟲書

奇婚

奇女雪怨

獸譜

洩氣生員

達士報恩

黑衣太僕

換形乞丐

夢中夢

巾幗幕賓

牽花三娘子

身外身

鮫奴

草鞋四相公

香粉地獄

犬婢

訟師說訟

面目輪迴

棺中鬼手

鏡裏人心

孟婆莊

十姨廟

車前數典

驛後談書

死嫁

生吊

術士驅蠅

壯夫縛虎

嘲吳蒙

賽齊婦

村姬毒舌

醮婦冰心

地師身後劫

節母死時簾

頂上圓光

掌中祕戲

眼前殺報

腦後淫魔

道人神相

和尚婆心

螳蛄郡

蜚螳城

鬼嫖

神賭

夢裏家園

命中姻眷

臭桂

祥鴉

老僧辨奸

青衣捕盜

正士驅邪

惡客除淫

芙蓉城香姑子

掃帚村鈍秀才

三杖懲奴

片言保赤

盜師

鬼婿

書神作祟

病鬼延醫

南部

北里

貧兒學詔

才士懲驕

卜將軍廟靈籤

況太守祠股夢

怕婆縣令

搗鬼夫人

呂仙寶筏

大士慈航

坐垣真像

天府賢書

諧鐸

吳門沈起鳳著

崑山陶樂勤標點

狐媚

平陽范氏廢園，故多狐。有甯生者，性狷介，日淫於書。因暑月懷悶，假園亭以憩。友勸阻之。甯笑曰：『何傷？狐挾以媚人者二：貪淫者，媚以色；貪財者，媚以金。我兩無所好，惟好架上書。媚術雖工，遇我亦不售矣！』友漫應去。飯後臥北窗下，見女子從屏後出，甯心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驟然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是兒獨學寡聞，將爲勤學死。』甯起叱曰：『騷野狐！曳尾遁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汝果讀書明理，當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譏議？』甯曰：『憑城作祟，假虎樹威，汝輩長技耳！祖德宗功安有哉？』女曰：『汝日讀書，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綏綏龐龐，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適文王遭姜里之囚』

，敷宜生訪先人於敝廬，脫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諸史冊。子何未之深考？」甯曰：『是誠有之。但汝輩篝燈弄謫，臥榻宜淫，終非善類。』女曰：『死則正邱，大聖猶養其仁；穴則知雨，漢儒尙缺其智。况有形九尾，德至乃來；山海名經，言之鑿鑿。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甯凝想久之，肅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爲不足齒之儔。今聞高論，願爲書友。』女笑諾之。晨塗瞑寫，日共校讎。偶坐荷亭點周易，女忽問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甯曰：『上言離者，麗也。麗則男女交感，宜學之以成。而咸不可言受，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而受之以恆。』女笑曰：『然則男女交感，聖人所諱言乎？』甯曰：『然！』女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何說也？』言畢，星眸斜睇，杏靨微紅。甯魂搖志奪，應聲而答曰：『卿有意乎？請卜諸易。』女隨手占得未濟。甯曰：『未濟征凶，事不諧矣！』女曰：『小狐濡尾，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何害？』甯惑之，自此逾周爻處。不半月神疲氣殆，漸不可支。友過而詰之，甯萬方自諱。入夜女來，甯以病告。女曰：『君著書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園善病，安知不因封禪一書？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得消渴疾哉！』甯深以爲然，遂擯棄丹鉛，日與女團坐一室。又匝月，病

體益深，沈綿牀褥。友復過之，甯漸吐其實。友歎曰：『君中媚人之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則愛弛；以金媚人者，金盡則交絕。惟陽竊君子之行，陰播小人之謫，擇所好而投之；媚之術愈變，而媚之毒愈長矣！』甯憫然悔悟。友急喚與人，星夜昇歸於家，女亦遂絕。越半載，甯病療死。遺書散佚，後不可考。

鐸曰：『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鏡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亦是我輩大罪過處。』

虎癡

秦川女子霍小瑛，有姝色。父與豪強某爭田界，以他事誣諸官，竟斃於獄。母痛哭曰：『家無男子，誰爲父復讎者？恐白骨冤埋，終作千秋黑獄矣！』女含涕而進曰：『兒不肖，髫齡稚齒，不能作趙家娥。有得讎人而殺之者，兒願執箕帚事之。』母鑒其誠，日以其言，禱諸西山之麓。一日，聞某入城，祝縣令壽，路出西山。虎突起於前，嚙喉而斃。母女方額手慶，忽一虎曳尾而來，徑登堂上。母女變色卻走。虎徘徊瞻眺，殊無

惡意。母闔扉而語曰：『今日殺某於道者，非汝也耶？』虎頷之。母曰：『蒙君仗義，雪我前讎。裝瑩母女，定當香花頂禮，用酬大德。未識降臨玉趾，意欲何爲？』虎怒目而視，似憎其爽約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裳衣。但起居寢食，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伉儷？况我年近桑榆，家無蘭玉，方將倚婿爲活。汝爲地下人報怨，獨不爲未亡人施德乎？謹陳衷曲，乞賜矜全。』虎聞其語，神凋氣喪，垂頭欲出；而一步九顧，依依不捨。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聽。妾前以身相許，豈敢昧心。想衾裯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忘舊約，當掃除一室，與君終身相守，存夫婦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納。女乃導虎入帷，營菀裝於繡榻之旁；食則同牢，居則同室。女晨起理妝，虎必潛身匱次，側目偷窺。夜俟女卸裝登牀就寢，始伏於牀下；竟夕不寐，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有時甘旨不給，則銜鹿脯以進。或抱小恙，焦思躁急，盤旋室內者無停趾；病愈，始歡躍如初。女習以爲常。而母氏因年邁無依，時咎女之失計；而虎禮貌亦衰。虎一夕竟去，母欲爲擇壻。女曰：『背德不祥，負恩非福。况女子以心許人，豈必作形骸之論哉？』執不允。後女以鬱疾死，停柩

堂上。虎忽嗥哭而來，淚下如雨，送殮者皆見之。繼埋玉於祖塋之側。虎一日，巡視者三。春秋令節，輒銜山果以奠。越三如載一日。母貧乏不能自活，虎猶日取山獐野兔，存卹其家。

鐸曰：『有情癡者，必無傲骨。虎而癡，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而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癡而能做，是爲真傲；傲而能癡，是爲真癡。』

雞 談

吳郡婁門外雞坡，吳王牧雞處也，至今居人以養雞爲業。有祝翁者，家雌雄兩頭。一夕，聞牆下哈嗷不已，怪而聽之。聞雄者曰：『爾我蒙主人家養，數粒而食，鑿垣而棲，有何不樂？而膠膠膊膊，終夕絮聒。』雌者口：『我怪汝喜則宛頸，懼則斷尾，全無一點丈夫氣。而猶絳冠金距，驕人昏夜，能不使人氣憤。』雄者曰：『夫不雄飛，妻終雌伏。汝何所長，而翹我短處？』雌者曰：『堂上爭蟲，籠中抱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誰？况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汝惟與宋處宗輩，作窗下清談，

否則構畔塗膏，鏡中學舞。恐曹阿瞞棄之不惜。倘得牛刀一試，冀他學大用也哉！」雄者曰：「汝真所謂但知雌守，未覩雄風者也。我所以勝於若輩者，全在一鳴驚人耳！祖融聞我而著先鞭，燕丹效我而脫奇禍。至於齊宮驚夢，用佐賢名；楚子乘車，不愆兵法。奇功偉烈，炳耀千秋。此田饒以夜不失時，魯子爲五德之冠。汝牝不司晨，又安知我爲一世之雄乎？」雌者曰：「君以能雄，誰敢不雄。自今以後，請先子而鳴。」雄者曰：「惟家之索，恐操刀者隨其後矣！陰乘陽位，非以獲福，實階之禍耳！」雌者曰：「爾勿言。我先聲一奪，當使望氣者，尙求其雌；而天下羣雄，聞風卻步矣！」雄者竦然而退。自此雌者無夕不鳴。家人以爲不祥，殺而烹之。祝翁歎曰：「翰音登天，何可長也！况其位之不當乎！罹於凶也宜矣！」

鐸曰：『太元經有云：「雌雞晨鳴，雄雞宛頸。」陽衰陰盛，其積漸使然耶？願天下處閨房者，持予雄辯，壓彼雌風；毋柔聲下氣，養同木雞也。』

獺 祭

大江之濱，有靈物焉，其名曰獺。一日，遊於北岸，遇林中之鷗，集於磐石，相聚而語。鷗曰：『君善捕魚，我善捕雀。而雀之見我者，往往噤音駭翼，電流星散，以至十不獲一。不知君觀魚濠上，能聚族而殲否？』獺曰：『魚之畏我，猶雀之畏君耳！豈盡惡生樂死，而願入枯魚之肆者？』鷗曰：『吾聞君毆之使去，復招之使來；操何神術而能若此？』獺曰：『世傳我別有一手，如道家役鬼之法者，妄也！虛有鉤爪，犀有駭角，狐有媚珠，獐有腦骨，皆志怪者所附會。造物仁慈，方使予角者去其齒，予翼者兩其足。肯令我輩添牙益爪，窮兩間之物類乎哉？』鷗曰：『然則奈何？』獺曰：『我所以毆之復來者，因取之時，未嘗過戕其類。坐而逸獲，若出於不覺也者。彼以爲無患而過我，於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欲擒故縱，欲貪故廉之說也。』鷗曰：『君言是矣！但鳥之狡，有甚於魚者。魚性最馴，不過隨波逐流而已！鳥之中，如鳩以婦守，雁以奴巡，杜鵑以倒掛而善防，鸚鵡以能言而巧避。他如雀常入幕，燕必處堂，鵠依佛塔之鈴